

《西番译语》(川五)所记尔苏语方言考*

——兼谈确定译语所记语言和方言的方法

王 振

提要 “华夷译语”是记录明清民族语言的珍贵历史文献,明确其所记语言和方言是利用译语开展相关研究的基础。一般认为,《西番译语》(川五)记录的是尔苏语西部方言,但比较发现译语和尔苏语东部方言一致性更高,记录东部方言的可能性更大,语言特点和文献记载都支持这一结论。考察译语记录的是何种语言、何种方言,除了传统的词汇比较法之外,还应该重视音变路径和语音历史层次的比较。

关键词 华夷译语 西番译语 尔苏语 音变路径 语音历史层次

1 引言

《西番译语》是清乾隆十五年(1750)由四川地方政府采集和编写的一套“汉语—民族语”双语辞典,属于“华夷译语”丁种本,记录了川西地区的藏缅语言或方言,一共九种,是研究相关语言的珍贵历史文献。要利用《西番译语》进行民族语历史研究,首先就要确定译语记录的是何种语言、何种方言。

冯蒸(1981)按照川一、川二以至川九的方式对《西番译语》命名。根据孙宏开(1982;1989)的考察,其中川五、川八两种记录的是尔苏语方言,详见下表。

收稿日期:2018-05-02; **定稿日期:**2020-10-14。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清代民国中西方珍稀文献中的川西藏缅语资料集成与研究”(项目编号19VJX088)的阶段性成果。衷心感谢孙宏开先生在《西番译语》研究方面给予的指导和帮助,感谢王德和教授在相关材料解读方面的热心指教。文中错误概由笔者本人负责。

表1 尔苏语方言及其与译语的对应情况

尔苏语方言	分布地域(县)	对应的译语
东部(尔苏方言)	甘洛、越西、汉源、石棉等	
中部(多续方言)	冕宁	川八
西部(栗苏方言)	木里、冕宁、九龙	川五

孙宏开(1989)认为川五记录的是尔苏语西部方言,^①故将其命名为《栗苏译语》。目前学界对该译语关注很少。不过,孙先生(2016 & 2017私人交流)指出,相关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根据已有成果和学界前辈的意见与指导,本文对川五做进一步考察,以求获得对其所记尔苏语方言点的更为准确的认识,从而更针对性地开展基于译语的尔苏语历史研究。

2 译语与现代尔苏语比较材料的选择

2.1 选词原则

本文并未将整本译语的所有词条都纳入比较范围。因为译语收词和翻译的情况较为复杂,存在词条重复出现、大量使用汉语音译词、翻译不当等诸多特殊情况,可能会影响统计分析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因此,我们主要采用基本词比较法,选取基本词的原则如下:

(1) 选择核心词、常用词以及易于翻译和理解的词语,主要参考藏缅语300核心词表和斯瓦迪士200核心词表。

(2) 语素或词不重复,如“吃、食”同义,汉字注音也相同,则只取其一。

(3) 以词为主,词组为辅。因为词组可能是词的重复出现,如译语有“白”“霜”,也有由这两个词复合而成的词组“白霜”,则不取词组“白霜”;除非词组中包含某些未单独出现的常用词,如译语有词“马”和词组“黑马”,而无“黑”,故取词组“黑马”,目的是比较常用词“黑”。

(4) 排除译语翻译不当且难以解读的词条。如“天”，译语注音为“墨得刻”，但我们目前所见所有尔苏语材料中“天”均无此音，不好比较，故不取。^②

(5) 排除汉语音译词。音译词即用音译或直接抄录汉语词条的方式记录民族语。例如“持、应用、修理、丰足、与、赏、罚、其余、罪、经文、我每(们)、地界”等词语在尔苏语各方言中均可翻译，但是译语在翻译时均直接抄录汉语词条。我们统计发现，这类词在川五中占据很大比重，译语全部740词中，汉语音译词(含直接抄录汉语词条的情况)有218个，占29.5%。这类词在表面上看就是汉语借词，但实际并非如此，而与译语采编者的语言能力和工作态度有关，不好用来鉴别译语所记方言属性，故而排除。

按照上述原则，我们一共从译语中选择了213个常用词进行比较。

2.2 材料说明

我们用来与译语比较的现代尔苏语方言资料包括尔苏语西部方言区的木里、九龙、冕宁三县和东部方言区的石棉、甘洛两县的材料，比较资料或参考前人已发表的成果，或源自笔者开展的针对译语的专题田野调查。其中木里县的资料有两种，一是黄布凡(1992)记录的木里县卡拉乡的资料，后文称为“卡拉₁”；另一类是笔者2017年8月在木里县调查的卡拉乡的资料，后文称为“卡拉₂”，这次调查是以Chirkova、Chen(2013)、Chirkova(2014)为基础开展的补充调查。九龙县的资料为笔者2016年7月在九龙县呷尔镇田野调查所得。冕宁县以及原始尔苏语的资料引自Yu(2012)。石棉县资料为笔者2017年7月田野调查所得。甘洛县的资料参看《藏缅语语音和词汇》(1991)、Chirkova(2014)，笔者也于2017年8月做了补充调查。

此外，《粟苏译语》注音汉字以当时的四川官话为基础方言(王振2019)，构拟译语记录的尔苏语音主要根据注音汉字在四川

官话中的音值,并且参考尔苏语的历史音变规律和现代尔苏语的音系特点。^③

3 词汇比较

3.1 相关项的比例

我们将译语213常用词语与现代方言资料比较,找到与译语注音有差异的词条以及与译语注音具有一致性或者相似性的词条,分别称为“差异项”和“相关项”。区别差异项和相关项是比较的关键,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我们认为是相关项:(1)与译语注音一致;(2)与译语注音有差异,但是能够用常见的音变规律(如Ts->Tɕ-)去解释,可以认为是近300年来尔苏语音变所致;(3)与译语音节数目不同,但词根的读音符合(1)或者(2)的情况。否则,就认为是差异项。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个方言点的语言使用情况以及我们所参考的论著收词情况的限制,各方言点资料即“所有项”的数量稍有差异。计算相关项的比重——“相关项/所有项=相似比”,得出的相似比就大概体现了译语和各方言之间一致性的强弱。

表2 相关项比例统计

方言区	方言点	相关项	所有项	相似比
东部	甘洛	199	213	93%
	石棉	187	204	92%
西部	卡拉 ₁	179	205	87%
	卡拉 ₂	193	213	91%
	冕宁	131	155	85%
	九龙	149	189	79%

通过上表的初步比较,可以发现川五所记录的尔苏语与东、西部方言均有较高的相似度和一致性,相对而言,与东部方言和木里县的西部方言一致性较高。

3.2 差异项的情况

差异项的情况对于确定是否译语记录的方言点至关重要,以下将各个方言点的差异项分别列出并作简要说明。

3.2.1 卡拉₁栗苏语中的差异项

木里卡拉₁栗苏语共205条资料,其中的差异项26个,列举如下。

表3 卡拉₁栗苏语中的差异项

序号	汉义	汉音	卡拉 ₁ 音	序号	汉义	汉音	卡拉 ₁ 音
1	星	墨治	kəi ³⁵	14	厚	惑突	zy ⁵³ zy ⁵³
2	雷	墨这	me ⁵³ gi ⁵³	15	线	择使	dzi ³³ ku ⁵³
3	霜	掣	kəi ³³ jy ⁵³	16	迟	结哇	thuo ³³
4	一斤	得者	te ³³ ka ³¹	17	说	卡脱	dzi ³⁵
5	皮	之必	ngəi ³⁵	18	肥	登	de ³³ tshə ⁵³
6	苦	德欺	de ³³ kha ⁵³	19	地	梅利	sə ⁵³
7	心	细迷	ti ⁵³ mi ⁵³	20	叔	呵比	æ ³³ bæ ⁵³ ji ³³
8	鼻	巡布	ki ³³ mu ⁵³	21	兄	汶朗	æ ³³ jə ⁵³
9	面	嘎遗	dʒi ³³ ji ⁵³	22	口	衣	ku ³³ pe ⁵³
10	旧	宁八	phæ ³³ læ ⁵³	23	筋	住	tæ ⁵³ pu ⁵³
11	桃	榭也	ju ³³ su ⁵⁵	24	毛	卖	dʒə ³⁵
12	龙	二节	ji ⁵³ nbu ⁵³	25	碗	饶悞	khuo ³³ la ⁵³
13	饭	萨麻	khæ ⁵³	26	大	牙跨	ku ⁵³

表中1—6项中词根语素的汉字注音为塞擦音,而现代木里音为舌根塞音,虽然这是一种规律性的对应,但是不好用近300年的音变去解释,故认为是差异项;7—11项属于部分差异、部分相同的情况,两个语素中有一个相同或相似;其余项与译语注音不同。

3.2.2 卡拉₂栗苏语中的差异项

木里卡拉₂栗苏语的213条材料中共找到20个差异项,分别列举如下。

表4 卡拉₂栗苏语中的差异项

序号	汉义	汉音	卡拉 ₂ 音	序号	汉义	汉音	卡拉 ₂ 音
1	一斤	得者	ta'qa	11	线	择使	mi 'ço
2	换	敦之	'the ngu ngu	12	旧	甯八	le
3	苦	德欺	də 'qha	13	肥	登	tshû
4	鼻	巡布	'to nbu	14	厚	惑突	zy
5	心	细迷	te mi	15	浅	特比	ndzi ndze
6	指	勒需	'le tu	16	左	勒疽	ja ta
7	兄	汶朗	æ jæ	17	七	星	kj
8	筋	住	tæ	18	沟	捉落	'dʒe bo
9	碗	饶悞	'qhwa la	19	香	卜列	tsa nda ntsho
10	饭	萨麻	khæ	20	新	撒巴	ʃu tsa

上表中1—3项是译语塞擦音和现代塞音对应;4—6项反映的是译语齿龈擦音s-与现代齿龈塞音t-之间的对应。以上6项是具有系统对应关系的差异项。其余词项与译语之间的差异较大。

3.2.3 冕宁县尔苏语中的差异项

冕宁县155条材料中差异项共24个,列举如下。

表5 冕宁县尔苏语中的差异项

序号	汉义	汉音	冕宁音	序号	汉义	汉音	冕宁音
1	雷	墨达	'megje	13	桃	榭也	jisi
2	一斤	得者	-kæɪ	14	黄	得属	'ʃikhwakhwa
3	换	敦之	ŋgɰ	15	沟	捉落	loxo
4	苦	德欺	dek hæɪ	16	肥	登	detsɰ
5	鼻	巡布	'ʃimbɰ	17	碗	饶悞	-kho
6	心	细迷	'ʃtimi	18	说	卡脱	dzi
7	舌	即比	'ʃti	19	兄	汶朗	mophæ
8	道	二扒	əɪ mæ	20	龙	二节	'yɑjimbzɰ
9	筋	住	'bzɰ	21	七	星	'ʃɪɪ
10	胸	勒库	'khophæ	22	可惜	邦	'cæɪæ
11	饭	萨麻	dzɑpɰ	23	口	衣	'ʃɪɪpe
12	旧	宁八	phæ læ	24	新	撒巴	'si si

上表中第1—4项是塞擦音和舌根塞音之间的对应;5—7项是s/ts-与ʃt-之间的对应。8—15项的现代读音和译语也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相同。其余词条中译语和现代冕宁音之间的一致性不明显。

3.2.4 九龙县尔苏语中的差异项

九龙县189条材料中的差异项目共40个,列举如下。

表6 九龙县尔苏语中的差异项

序号	汉义	汉音	九龙音	序号	汉义	汉音	九龙音
1	星	墨治	qəɿ ³³	21	饭	萨麻	khje ⁵⁵
2	雷	墨达	Geɿ ³⁵	22	龙	二节	ndʒu ³⁵
3	霜	掣	qəɿ ⁵⁵	23	七	星	ki ³³ peɿ ⁵⁵ 七个
4	筋	住	^ŋ guɿ ³⁵	24	肥	登	tshɿ ³³ tshɿ ⁵⁵
5	锅	智	Gəɿ ³⁵	25	聪明	央撤	gu ³³ bu ⁵⁵
6	一斤	得者	ta ³³ qa ⁵⁵	26	母	麻木	a ³³ pwa ⁵⁵
7	换	敦之	da ³³ ngu ⁵⁵	27	绳	白呷	phu ³⁵
8	皮	之必	Gəɿ ³³ pi ⁵⁵	28	地	梅利	sæ ³³ tʃhæ ⁵³
9	苦	德欺	da ³³ qhd ⁵⁵	29	昼	你纳骨	ŋə ³³ tce ⁵⁵
10	鼻	巡布	ki ³³ mwa ⁵⁵	30	甜	德彻	de ³³ bi ⁵⁵
11	心	细迷	ki ³³ mi ⁵⁵	31	多	麻	ta ³³ pja ⁵⁵
12	道	二扒	ʒɿ ³³ ka ⁵³	32	寻	特十沙	tsɿ ³³ tɕe ⁵⁵
13	沟	捉落	tʃɿ ³³ ɣgu ⁵⁵	33	日出	尼麻得谷	ni ³³ mæ ⁵⁵ ntshu ³¹
14	桃	榭也	ju ³³ sɿ ⁵⁵	34	叔	呵比	a ³³ wo ³³ ia ⁵⁵
15	肚	也怕	di ³³ phje ⁵⁵	35	弟	疑朗	mə ³³ phc ⁵³
16	外	牙倍	nwæ ³⁵	36	侄	自车	tshə ³³ wu ⁵⁵
17	知	罕事	ha ³³ ku ³⁵	37	大鼓	则牙跨	ⁿ dza ³³ k ^w əɿ ³³ kəɿ ⁵⁵
18	浅	特比	tʃi ³³ le ⁵⁵ le ⁵³	38	迟	结哇	a ³³ de ³³ se ⁵⁵
19	兄	汶朗	ɛ ³³ je ⁵⁵	39	可怜	伤昴	ɕje ³³ ni ⁵⁵
20	胸	勒库	ʃɿ ³³ phu ⁵⁵	40	碗	饶悞	qho ³³ le ⁵⁵

词条第1—9项是塞擦音与塞音之间的对应性差异;10—11项是译语s-与九龙k-之间的对应;12—17项译语注音和现代九龙音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其余词项差异较大。与其他西部方言点相比,

九龙县的差异项最多, 比重最大。

3.2.5 石棉县尔苏语中的差异项

石棉县204条材料中差异项共有17个, 列举如下。

表7 石棉县尔苏语中的差异项

序号	汉义	汉音	石棉音	序号	汉义	汉音	石棉音
1	耳	乃比	nəɪ ³³ ky ⁵¹	10	胸	勒库	dʒi ³³ mo ⁵⁵
2	鼻	巡布	su ³³ ky ³³	11	面粉	嘎遗	ⁿ dʒi ³⁵
3	身	六布	lu ³³ ʃɿ ⁵⁵	12	新年	陆事	ⁿ dʒəɪ ³³ tso ⁵⁵
4	旧	甯八	phæ ³³ le ⁵⁵	13	口	衣	su ³³ mphwə ⁵¹
5	买卖	歪卡	ju ³³ kha ⁵¹	14	疮	灭勒	la ³³ mphu ⁵¹
6	石	勒布	lo ³³ khua ⁵⁵	15	左	勒疽	kua ³⁵ wa ³³
7	早	擢	so ⁵¹	16	右	勒欲	ɲua ³⁵ wa ³³
8	硬	卡卡别	te ³³ pi ³³ ka ⁵⁵	17	抢夺	特路	ndʒi ³³ ndʒi ⁵⁵
9	叔	呵比	bæ ³³ ji ³³ bæ ⁵⁵				

上表第1—2词译语注音和现代石棉音之间存在“双唇塞音—舌根塞音”的对应性差异; 第3—9词译语和现代石棉音之间也有一定的相似性, 或者词中的某个音节比较接近。其余词条差异较大。

3.2.6 甘洛县尔苏语中的差异项

甘洛县213条材料中差异项共有15个, 列表如下。

表8 甘洛县尔苏语中的差异项

序号	汉义	汉音	甘洛音	编号	汉义	汉音	甘洛音
1	孙	勒图	le phu	9	买卖	歪卡	ʒɿ nkha
2	岁	都者	bu tʃe	10	齿	胡麻	ʃɿ ma
3	千	得毒	te hpu	11	石	勒布	əɪ khwa
4	商议	客毒纳	khe bu la	12	叔	呵比	à no
5	厚	惑突	jà bu	13	新	撒巴	ʃɿ tswa
6	耳	乃比	na ku	14	旧	甯八	thà lè
7	身	六布	ro ʃɿ	15	小鼓	则也也	ndza maɪ maɪ
8	面粉	嘎遗	ndʒɿ ji				

上表中第1—5项译语注音和现代甘洛音之间存在“舌尖塞

音—双唇塞音”之间的对应性差异。第6项与石棉的情况类似,译语的双唇塞音和现代舌根塞音对应。第7—11项均为双音节词,译语和现代甘洛音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一般是一个音节相似,另一个音节不同。其余项差异较大。

3.2.7 差异项的特点:普遍性和互补性

根据我们搜集到的材料,译语与各个方言点之间都有很大一部分读音相同,也有少量差异项。理论上讲,存在差异项说明译语所记与其所比较的方言点的材料不同,从而证明译语记录的不是该方言点的材料。但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方言点我们都难以找到百分之百与译语注音一致的情况。一方面,如孙宏开(1989)所言,从译语时代到现代口语发生变化,记音者辨音能力有限、记录不准确,汉字注音本身有局限性,这些是导致译语注音和现代读音相似而不同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我们所见的每个方言点的材料中都有一些词语和译语注音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不是语音演变或者记音不准所致,而是用了不同的词语,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采编者或受访者对汉文词条的理解有偏差、翻译不准确,也可能是词汇系统的自身演变所致,等等。

由于上述原因,每个方言点和译语之间都有一些差异项。差异项虽然见于各个方言点,但是没有一个是差异项在全部的方言点中都出现。换言之,这个方言点中的音与译语相比是差异项,但在另外的方言点中可能是相关项,这就是差异项的互补性特点。比如下表中的例子。

表9 互补性差异项的比较

汉语 词条	汉字 注音	西部方言				东部方言	
		卡拉 ₁	卡拉 ₂	冕宁	九龙	石棉	甘洛
叔	呵比	æ ³³ bæ ⁵³ ji ³³ ji ³¹	'æ bje		a ³³ wo ³³ ia ⁵⁵	bæ ³³ ji ³³ bæ ⁵⁵	à nɔ
兄	汶朗	æ ³³ jæ ⁵³	æ jæ	mophæ	ɛ ³³ jɛ ⁵⁵	we ³⁵ nua ⁵¹	vɛ nwa
身	六布	zu ³³ pu ⁵³	'ge mæ lə pu		zɿ ³³ pu ⁵⁵	lu ³³ ʃɿ ⁵⁵	ro ʃɿ

(续表)

鼻	巡布	ki ³³ mu ⁵³	'to nbu	ʼʃtimbæ	ki ³³ mwa ⁵⁵	su ⁵⁵ ky ⁵⁵	su nbu
心	细迷	ti ⁵³ mi ⁵³	te mi	ʃtimi	ki ³³ mi ⁵⁵	sɿ ³⁵ mu ⁵¹	sɿ mi
筋	住	tæ ⁵³ pu ⁵³	tæ	ʼbzɿ	ʰguɿ ³⁵		ɟɿu
碗	饶悞	khuo ³³ la ⁵³	'qhwa la	-kho	qho ³³ le ⁵⁵	zua ³³ wo ³³	za wu
饭	萨麻	khæ ⁵³	khæ	dzapɿ	khje ⁵⁵	zæ ³³ mæ ⁵¹	za ma
龙	二节	ji ⁵³ nbu ⁵³	'aɿ bze	ʼɣajimbzɿ	ndʒu ³⁵	lu ³³ tsɿ ⁵⁵	rɿ dze
旧	甯八	phae ³³ lae ⁵³	le	(ne) phaelæ	ni ³³ nbe ⁵⁵	phae ³³ le ⁵⁵	thà le
肥	登	de ³³ tshæ ⁵³	tshû	detshæ	tshu ³³ tshu ⁵⁵	de ³³ nde ⁵¹	jà nde

上表只是列出了差异项互补的最为典型的例证,即一个词条只能在少数(1—3个)方言点中找到相关项(即表中阴影部分),其余为差异项。这种与差异项互补的相关项在东部和西部方言都有,尤以东部方言为多。

4 音变路径与语音历史层次比较

判断译语所记录的语言,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词汇比较,但进一步判定译语采集自哪一个方言点,则可以使用音变路径和语音历史层次比较的方法。该方法的基本假设是:

(1) 在音变路径相同的情况下,现代A方言的语音历史层次与译语的语音历史层次相同,则译语记录的可能是A方言;(2) 在音变路径相同的情况下,现代A方言的语音历史层次比译语的语音历史层次更晚,可以理解为译语时代之后发生了新的演变,则译语记录的可能是A方言;(3) 现代A方言与清代译语音变路径相同,但比译语语音历史层次更早,或两者音变路径不同,则译语记录的不是A方言。

判断语音层次的早晚,可以依据历史语言学的基本原则以及相关语言已有的语音史知识。为了提高比较研究的可操作性,语音历

史层次比较法主要关注资料充分、具有典型性的音类,而非对整个音系的比较。

4.1 针对西部方言的比较

西部方言与译语注音最显著的对应规律就是前文多次提及的译语卷舌塞擦音和现代舌根/小舌塞音之间的对应。相关例证如下。

表10 译语卷舌音在现代尔苏语中的对音情况

汉义	汉音	卡拉 ₁ 音	卡拉 ₂ 音	冕宁音	九龙音	石棉音	甘洛音
星	墨治	kəɪ ³⁵	tʃɪ	ʔʃitshe	qəɪ ³³	tʃɪ ⁵¹	tɪɪ
霜	掣	kəɪ ³³ jy ⁵³	tʃɪ	ʔʃijy	qəɪ ³⁵	tso ³⁵	tʃɪ tɪo
筋	住	tæ ⁵³ pu ⁵³	tæ	ʔbzɰ	ʔguɪ ³⁵		dɪu
锅	智	dʒuɪ ³⁵	dʒɪ		ɠəɪ ³⁵	ʔɬo ³⁵	dɪo
一斤	得者	tɛ ³³ ka ³¹	ta'qa	-kæɪ	ta ³³ qa ⁵⁵	ta ³³ tsəɪ ⁵⁵	tɛ tɪɛ
皮	之必	ngəɪ ³⁵	ndʒɪ pe	ʔndʒɪpi	ɠəɪ ³³ pi ⁵⁵	ʔɬo ³³ pi ⁵⁵	ndɪo pi
换	敦之	ne ³³ tʃɪ ⁵³ tʃua ³¹	'the ngu ngu	ŋgɰ	da ³³ ngu ⁵⁵	na ³³ ndʒɪ ³³ dʒɪ ⁵¹	ndʒɪ ndʒɪ

这类对应只见于西部方言,每个点或多或少,都存在此类情况;而东部方言与译语注音一致,都是塞擦音。西部方言这种情况很难用短期音变去解释,k-变为卷舌音并不常见。这些词在原始尔苏语中多为*Kr-,其发展可以分为两条路径:一条是声母变K-(*Kr->K-),即现代西部方言的情况;一条是*Kr->Tʃ-,即译语和现代东部方言的情况。可见,“卷舌塞擦音—舌根/小舌塞音”的对应关系,反映了原始尔苏语*Kr-发展为现代尔苏语的两条不同的音变路径。两者不是单线式的历时音变的关系,而是平行发展的结果。译语和东部方言具有相同的发展方向和历史层次,而与西部方言不同。^④

需说明的是“213筋—住”,在译语和东部方言中都是卷舌塞擦音,但在西部方言中情况不一,读双唇或舌根塞音,原始尔苏语*bru²,译语的“住”以及甘洛尔苏话的卷舌音可能是原始音演变而来,而西部冕宁的ʔbzɰ与原始音接近,显然反映了比译语更加古老

的层次, 卡拉₁可能经历了 -r- 丢失和浊音清化的过程 (*bru > pu), 与译语反映的音变方式具有较大差异。

除了上表中的七个词语之外, 还有两个词语的读音值得注意。

第一个是“苦—德欺”。汉字音“欺”是溪母三等, 在当时的四川官话中已腭化为舌面音。译语词根声母为舌面塞擦音, 与东部方言 tɕhi 相同, 而与西部方言 kha 差别较大。“苦”在原始藏缅语中是 *ka (Matisoff 2003: 20)。从语音的时间层次上看, 西部方言中的 kha 类音更近乎原始形式, 东部方言以及译语中的 tɕhi (< khi < kha) 是较晚近的形式, 即西部方言比译语层次更古老。

第二个是“雷—墨这”, 第一音节“墨”[me]指“天”, 关键是第二音节, 综合考察尔苏语的各方言以及清代《多续译语》材料, 发现有三个层次的读音: 舌根/小舌塞音, 舌面塞擦音, 舌尖塞擦音, 详见下表。

表11 尔苏语“雷”的语音层次

层次	资料来源	读音	层次	资料来源	读音
1	原始尔苏语	*megi ²	2	石棉	me ³³ dʒi ³⁵
1	卡拉 ₁	me ⁵³ gi ⁵³	2	《多续译语》	dme vjig 藏文注音—墨吉汉字注音
1	冕宁	`megje	2	冕宁(多续话)	me ³² dʒi ³²
1	九龙	geɻ ³⁵	2/3	《栗苏译语》	墨这汉字注音
2	卡拉 ₂	me 'dʒe	3	甘洛	mè dʒɿ

其音变路径大致是 *gi > dʒi > dʒɿ (Yu 2012: 61), 对应上表的三个层次。《栗苏译语》的“墨这”, 其声母为塞擦音, 显然不属于第一层次。可见, 译语所记很可能不是西部方言的冕宁、九龙和木里卡拉₁的音, 因为这几个点的语音层次比译语更加古老, 显然不是从译语变来的。

综上所述, 译语与西部方言存在语音对应关系, 但现代西部方言体现出比清代译语更古老的层次, 或者反映出与译语不同的音变路径, 由此可在一定程度上排除译语记录西部方言的可能性。

4.2 针对东部方言的语音历史层次比较

东部方言也存在与译语的对应性差异,可以区别不同的历史层次。最为典型的的就是甘洛双唇塞音与译语舌尖塞音之间的对应。就译语涉及的词条而言,包括“孙^{汉义}-勒图^{汉音}-le phu^{现代甘洛音}、岁-都者-bu tʃe、千-得毒-te hpu、商议-客毒纳-khe bu la、厚-惑突(毒^⑤)-ja bu”等5条,这些甘洛话读为双唇音声母的在西部方言中读为舌尖音,与译语一致。上述t->p-的音变条件明确,即这一音变往往都发生在圆唇的-u元音之前,圆唇元音具有[+labial]的音系属性(Hayes 2009: 98),可以认为-u导致了t-变为双唇音。音系规则为:

[+stop, +alveolar] > [+labial] / _ [+vowel, +labial, +high] #

另据《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千”有hpu与htu两读。语言的共时变异能够反映语言演变的方向和趋势(黄布凡 2007: 492—505)。这种hpu与htu的变异说明甘洛尔苏语中可能存在t>p/-u的音变趋势,而且可能正在发生。因此,译语和甘洛话之间“舌尖塞音—双唇塞音”的对应性差异可以用近300年来的音变加以解释,现代甘洛话双唇音历史层次比译语舌尖塞音更晚,可以认为是译语之后出现的新变化,不能据此排除译语记录东部方言的可能性。

5 构词特点: 形容词前缀ja-

据孙宏开(1982)、Zhang(2013: 122)和笔者的调查,甘洛县、越西县、石棉县等地尔苏语东部方言中,ja-是形容词前缀,而木里(黄布凡、仁增旺姆 1991; Chirkova 2008)、九龙等地西部方言即栗苏语中ja-不是普通形容词前缀,而是比较级标记。故Yu(2012: 161—163)认为,是否具有形容词前缀ja-是区别尔苏话和栗苏话的标准之一,形容词前缀ja-可能是尔苏话的内部创新。^⑥

《西番译语》(川五)中的形容词也存在使用ja-前缀的情

况, 与现代东部方言一致。此外, Baber (1882) 在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 一书中记录了 Tzū ta ti (紫打地, 在今石棉县安顺场) 一带的尔苏语东部方言 (Sun 1992), 其中 ja- 正是常见的形容词前缀, 与译语和现代东部方言一致。例词见下表。

表 12 各地尔苏语前缀 ja- 举例与比较

资料来源	高	聪明	厚	大鼓	好(水)	宽	智慧	构词
译语	扬卜	央撤	惑突	则牙跨	(这)牙登	呀郎	牙角	加前缀 ja-
Baber	Yam-bo	Yan-tch'e-tu	Ya-du	Ya-k'wa _天				
甘洛	jà nbo	jà ntʃhe	jà bu	nda ja khwà	ja nde	jà fi/zɿ	ja tɕo 乖巧	
石棉	ja ³³ nbo ⁵⁵	ja ³³ ntʃhəɪ ⁵⁵	ja ³³ du ⁵¹	n ³³ dʒəɪ ³³ ja ³³ khua ⁵¹	ja ³³ nde ⁵⁵			
卡拉 ₁	bo ⁵³ nbo ⁵³	tʃha ⁵³ ntʃha ⁵³	zy ⁵³ zy ⁵³	sə ⁵³ ku ⁵³ ku ⁵³		dzi ⁵³ dzi ⁵³		无前缀 ja-, 重叠 为主
卡拉 ₂	nbə ⁵³ 'nbə ⁵³	ntʃ ^h e	zy	nda khwə		dzi le		
冕宁	mbzɿmbzɔ	ntʃhintʃhə, ntʃhə gɻ	ʒdɛɜdɛ	kɻkɻ _天		dzidzi		
九龙	b ^w əɪ 'nbəɪ	tʃha 'ntʃha	dju 'dju	n ³³ dza k ^w əɪ 'kəɪ	nde 'nde	huə 'huə		

以上列举了译语中具有明显 ja- 前缀的形容词。“大鼓、好水”是短语, 取其中的“大、好”作比较。上表显示, 译语和 Baber 词表以及甘洛、石棉尔苏语形容词中都具有使用 ja- 前缀的情况, 可见这四类材料可能同属一类方言; 而这些形容词在西部方言基本不用 ja- 前缀而多通过重叠构词。由于 Baber 记录的是东部方言, 译语情况与之一致, 故推测译语也记录了东部方言。

Yu (2012: 161) 还指出, ja- 最初可能就是比较级的标记, 后来虚化为普通的形容词标记。若是如此, 则进一步说明, 译语中以 ja- 为形容词前缀的用法所体现的时间层次比现代西部方言以 ja- 为比较级标记的层次更晚近。如下表所示。

表13 尔苏语前缀ja-的功能与层次

发展阶段	ja-的功能	对应的尔苏语
1	比较级标记	现代栗苏话(西部方言)
2	形容词前缀	现代尔苏话(东部方言)、清代译语、Baber(1882)

可见,就ja-的功能而言,译语和现代尔苏语东部方言一致,比西部方言(栗苏话)的时间层次更晚近。如果认为译语记录西部方言,则不好解释为何现代西部方言比译语记录的清代西部方言更存古,反映的时间层次更早。

6 文献考察:译语序言记录的采集范围

四川省于乾隆十五年(1750)完成译语采编工作,总督策楞上奏朝廷时说明了译语的编写体例,特别指出“统辖之道府厅州县并部落土司,载明卷首,以备考稽”。《西番译语》(川五)卷首序言称:

四川泰宁协、建昌道、协标左营、雅州府各所辖内,除协标右营管辖清溪县属之大田,即黎州、松坪所管曲曲鸟猓猓有语无字不造外,所有协标左营所管辖之沈边、冷边,西番字语相同,照依奉颁字书门类次第译缮如左。

孙宏开(1989)考察了《栗苏译语》序言中的地名,指出“译语所记沈边、冷边土司在今泸定县及石棉县一带”。

泸定县今未见尔苏藏族,但不排除清代这一地区可能有尔苏藏族居住。据《雅州府志》记载,清溪县属之大田南部边界至“紫打地、雨洒坪与沈边土司接壤百二十里”,其中的紫打地今属石棉县,有尔苏藏族居住。今属汉源县的松坪一带当时亦或有尔苏人居住。这一带是尔苏语东部方言区,译语序言未提及西部方言区。因此,若认为译语记录了尔苏语东部方言,则与序言所记有契合之处。

7 问题: 译语与东部方言的不一致性

上述统计和分析未考虑圆唇元音和展唇元音之间的不对应问题, 即译语中的展唇韵母在现代尔苏语东部方言中可能是圆唇音。这一问题也不可回避, 单独提出来讨论。这类音在原始尔苏语中韵母为 *-iu, 涉及词条如下。

表 14 *-iu 在译语和现代尔苏语中的读音比较

汉义	汉音	Baber	甘洛	石棉	卡拉 ₂	卡拉 ₁	九龙	冕宁
落	勒却		nè t̥cho	ne ³³ t̥sho ⁵⁵	nə t̥ce	ne ³³ t̥cu ⁵³	ne ³³ t̥ci ⁵⁵	net̥ci
今日	当扭	tu niu	ta no	t̥ɛ ³³ ji ⁵¹	ta 'je	t̥æ ³³ nu ⁵³	ta ³³ ŋ ⁵⁵	t̥æni
岁	都者	tu-tch'e	bu t̥t̥he	du ³³ t̥shəɹ ³³	ɕʉ t̥ʃhe	dzə ³³ t̥ʃhu ³¹		dzit̥ʃhɻ
黄	得属	du-sho	d̥ɛ ʃu	d̥e ³³ so ⁵⁵	'd̥e ʃu	d̥e ³³ ʃu ⁵³	da ³³ ʃu ⁵⁵	ʃikhwakhwa
西	诺却	no-tch'o	no t̥cho	ne ⁵⁵ t̥sho ³³	ni 't̥cho	ni ³⁵		
借	可削		khè ɕo	k̥e ³³ so ⁵⁵	khe'ɕe	khe ³³ ɕu ⁵³	khe ³³ ɕi ⁵⁵ ta ³¹	
日	尼麻	ni-ma	no ma	ni ³³ mæ ⁵¹	'ni ma	ni ³³ mi ⁵³	ni ³³ mæ ⁵³	`ni mæ
霜	掣		t̥ʃi t̥to	t̥so ³⁵	t̥ʃi	kəɹ ³³ j̥y ⁵³	qəɹ ³⁵	`t̥ʃij̥y
水	者	djo/djiu	d̥ʒo	dzo ³⁵	ɕʒe	(n) dzu ³⁵	d̥ʒi ³⁵	d̥ʒi
血	折	shuo	ʃo	so ³⁵	ʃê	ʃu ³⁵	χ ⁵⁵	`ʃi
锅	智		d̥ʒo	d̥ʒo ³⁵	d̥ʒi	d̥ʒuɹ ³⁵	Gəɹ ³⁵	`d̥ʒi
甜	德彻		d̥e t̥ʃhe	d̥e ³³ t̥sho ³³	'd̥e t̥ʃhe	d̥e ³³ t̥ʃhu ⁵³	d̥e ³³ bi ⁵⁵	`d̥et̥ʃhi
狗	扯	tch'o	t̥ʃho	t̥sho ³³	t̥chê	t̥chu ⁵³	t̥shi ⁵⁵	`t̥ʃhi
四	惹	jro	zò	zo ³⁵	ʒê	z̥u ³⁵	d̥ʒi ³³ p̥eɹ ⁵⁵	`z̥i
皮	之必		nd̥ʒo pi	n ³³ d̥ʒo ³³ pi ⁵⁵	nd̥ʒi pe	ngəɹ ³⁵	Gəɹ ³³ pi ⁵⁵	`nd̥ʒipi

上表斜体字记录的音节涉及元音唇形的问题, 根据圆唇特征对表14进行重新整理, 可得下表。表15中的“+”表示唇形与译语一致, “-”表示唇形与译语不一致, 空格表示相应的对音资料阙如。

表15 译语和现代尔苏语元音唇形比较

西番译语				东部方言			西部方言			
词条	汉音	声母	唇形	Baber	甘洛	石棉	卡拉 ₂	卡拉 ₁	九龙	冕宁
落	勒却	tɕh	圆唇		+	+	-	+	-	-
今日	当扭	n		+	+	-	-	+	-	-
岁	都者	d		+	+	+	+	+		-
黄	得属	ɣ		+	+	+	+	+	+	-
西	诺却	n		+	+	+	+	-		
借	可削	s			+	+	-	+	-	
日	尼麻	n	不圆唇	+	-	+	+	+	+	+
霜	掣	tɕ			-	-	+	+	+	+
水	者	dz		-	-	-	+	-	+	+
血	折	ɣ		-	-	-	+	-	+	+
锅	智	dz			-	-	+	+	+	+
甜	德彻	tɕh			-	-	+	-		+
狗	扯	tɕh		-	-	-	+	-	+	+
四	惹	z		-	-	-	+	-	+	+
皮	之必	ndz			-	-	+		+	+

上表显示,译语圆唇韵母与东部方言和西部木里音较一致,但译语不圆唇韵母与东部方言不同而与西部方言相同。总体而言,上表中注音汉字韵母的唇状特征与东部方言不完全对应,与卡拉₂的一致性最强。东部方言中与译语唇形不同的音节,其注音汉字声母都是卷舌音,记录的可能是尔苏语的卷舌或舌叶音,^⑦可以认为译语时代以来发生了一种有条件的历史音变,即卷舌或舌叶声母之后的展唇元音多变成圆唇音,因此不能据此排除译语记录东部方言的可能性。

综合上述语音、构词和文献线索,发现《西番译语》(川五)与现代尔苏语东、西部方言均有很大一部分词条是相同或相似的,也都有一些抵牾之处。但总体而言,译语记录尔苏语东部方言可能性更大,语言线索和文献记载都倾向于支持这一论断。

8 余论：考察译语所记语言和方言的方法

一般来说，译语所记录的语言可以通过译语和现代民族语之间的词汇比较来确定，但同一种语言可能有不同的方言，确定译语所记录的方言，传统的词汇比较法有其局限性。

词汇比较的主要思路就是现代的说法和译语的记录是否一致或者对应，同一个词语，假如译语所记录的是A而现代说法是B，两者毫无关系，则据此推测译语记录的并非该方言。但是，这样做有明显的局限性，因为：(1) 词汇系统变化较快，译语时代之后某些词语消失或者被替换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不同时代的词汇之间的不对应、不一致，可能不是因为译语记录的并非这个方言，而是因为词汇系统的演变所致；(2) 同一个概念可能会用不同的词语A和B表示，译语记录的是A，而我们所见的现代资料记录的是B，这种差别是因为我们所掌握的现代语料不足所导致的，体现出译语研究中专题田野调查的重要性；(3) 译语翻译情况较为复杂，即使核心词都可能不用直译而用其他意思相近或者相关的词语翻译，导致译语注音和现代说法不同，这是由于译语翻译不当导致的。总之，词汇比较时发现的译语和现代某个民族语方言词汇之间的不一致的情况，很可能不是因为译语记录的并非该方言，而是因为其他各种因素导致的，这点尤其需要注意。

除了词汇比较之外，还应该充分考虑音变路径与语音历史层次的比较。如果译语音系与现代方言的音变路径一致，且历史层次不晚于现代某方言音系，则译语记录的可能就是这一方言；如果译语音系与现代方言音变路径不一致，或与现代方言的音变路径一致但历史层次晚于现代某方言音系，则译语记录的并非该方言。

译语记录的是何种语言、何种方言，这一问题的解决可以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大体推断译语记录的语言（方言）——词汇比较；

第二步:具体确定译语所记录的方言点——音变路径及语音历史层次比较。

以上两步可互相补充和配合。本文综合运用以上两种方法考察《西番译语》(川五)所记录的尔苏语方言,这种方法对于其他译语的研究也应具有参考价值。

附 注

① 多续语、栗苏语和尔苏语“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一致,孙宏开(1982)将其视为羌语支尔苏语的三个方言,并且根据其地域分布,将尔苏语称为东部方言、多续语称为中部方言、栗苏语称为西部方言。但语音、词汇和语法又有差别,三者之间不能通话,Yu(2012)、王德和、Chirkova(2017)等认定为三种独立的语言,黄布凡、尹蔚彬(2012)也指出多续语是不同于尔苏语的一种独立的语言。

② 2017年8月调查甘洛尔苏语时才发现译语中的“墨得刻”可能是尔苏语中的[mè dè nkhe],意为“烟熏”。

③ 因为汉字不能记录尔苏语所有的音,汉字注音存在局限,因此不能完全将注音汉字的音值代入尔苏语中,还要考虑尔苏语音的系统特点与实际情况。

④ 表10显示,西部方言除了九龙之外,其余三个点也存在*Kr-融合为塞擦音的情况,但音变尚未完成。就目前的材料看,已经读为塞擦音的音节元音都是舌尖元音或高元音,若在低元音a之前则一定不变读为塞擦音,具有较强的规律性。这不好用接触或者借用去解释,应是其自身条件音变的结果。

⑤ “云厚—接毒”的构词理据是“云+厚”(参考“云—借”),这里“厚”的音为“毒”,而译语另一词条“厚”记为“惑突”,“毒、突”说明该词可能存在送气与不送气的变异。

⑥ Zhang(2013:122)指出,尔苏语(东部方言)中ja-隐含有比较的功能,只是比较的对象可能不出现。尔苏语母语人王德和教授(2017私人交流)指出:在没有具体语境或者不表示比较的情况下,某些形容词前也必须加ja-,例如“高-jà nbo,聪明-jà ntʃhe,大-ja khwà”之类,如果单说的时候不加ja-则难以接受或者会有歧义,这里的ja-感觉不到明显的比较的意思。因此,Zhang(2013:122)所谓ja-隐含的比较功能,可能不是ja-所承担的而是词根语义本身所具有的,例如“他高-the ja nbo”本身就是相对而言的,就隐含了与其他人或者一般人比较的意味,这与前缀ja-的关系不大,是“高”自身的意义决定的。但笔者调查的木里县西部方言发音老师王学才指出里栗苏语中“聪明”是ntʃha,与表示“更聪明”的ja ntʃha不同;王德和教授说尔苏语东部方言中“聪明”是jà ntʃhe,单说ntʃhe不可以。因此栗苏语ja-是典型的

比较级标记,与尔苏语不同。

⑦ 因为注音汉字不能区分卷舌音与舌叶音,尔苏语中的这两类音均用卷舌声母字记录。

参考文献

- 冯 蒸 (1981) 《华夷译语》调查记,《文物》第2期,57—68页。
- 黄布凡 (1992) 《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北京。
- 黄布凡 (2007) 语言变异刍议——对藏缅语的调查体验之一,《藏语藏缅语研究论集》,492—505页,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
- 黄布凡、仁增旺姆 (1991) 吕苏语,戴庆厦、黄布凡、傅爱兰等《藏缅语十五种》,132—152页,北京燕山出版社,北京。
- 黄布凡、尹蔚彬 (2012) 多续语概况,《汉藏语学报》第6期,58—87页,商务印书馆,北京。
- 孙宏开 (1982) 尔苏(多续)话简介,《语言研究》第2期,241—264页。
- 孙宏开 (1989) 《西番译语》考辨,白滨、史金波、卢勋等《中国民族史研究》第二辑,327—342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北京。
- 孙宏开 (2016) 《藏缅语族羌语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 王德和、Katia Chirkova (齐卡佳) (2017) 中国濒危尔苏语言抢救保护与尔苏语拼音转写方案的创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69—75页。
- 王 振 (2019) 《粟苏译语》所反映的清前期四川官话音系特点——兼谈基于译语文献研究汉语方音的方法问题,《语言研究》第4期,69—77页。
-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 (1991)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 Baber, E. Colborne (1882)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 Chirkova, Katia (2008)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izu, a Qiangic Language of Western Sichuan, Workshop o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of Sichuan.
- Chirkova Katia, Chen Yiya (2013) Lizu: Illustration of IP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43 (1) : 75-86.
- Chirkova, Katia (2014) The Duoxu language and the Ersu-Lizu-Duoxu relationship,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7 (1) : 104-146.
- Hayes, Bruce. (2009) *Introductory Phonology*.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 Matisoff, James A. (2003)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an Reconstruc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un, Jackson T.-S. (1992) Review of Zangmianyu Yuyin He Cihui “Tibeto-Burman Phonology and Lexicon” ,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5 (2) :73-113.

Yu, Dominic (2012) *Proto-Ersu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h.D. dissertation).

Zhang, Sihong (2013) *A Reference Grammar of Ersu, a Tibeto-Burman Language of China*, Cairns: James Cook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The Ersu Dialect in *Xifan Yiyu* (Chuan V) and Methods on Confirming Languages and Dialects Tranliterated in Yiyu

WANG Zhen

Abstract: Huayi Yiyu is a valuable historical document that recorded ethnic language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languages and dialects recorded is the basis of related studies. *Xifan Yiyu* (Chuan V)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about the western dialect of Ersu, but through comparison we find it is more likely to be the eastern dialect, which is supported by linguistic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In addition to the vocabulary comparison, comparison of sound change laws and historical phonological systems should also be undertaken.

Keywords: Huayi Yiyu, *Xifan Yiyu*, Ersu, sound-change pathways, layers of historical phonology

(610068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wangzhen3551@126.com)